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五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五十)

司馬遷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世本昭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蓋王名法。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卽卷以簀。簀謂蓐蓐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屍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音溺。更卽洩也。溺音年。吊反。沙音所留反。溺古尿字。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簀。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

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饒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饒已畢無人之處所也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爲南與私約而去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名湖即今湖城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

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

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

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

中有人忘索之也索搜也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

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公造九層之臺費用

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基

氣息不繼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

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與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然草具謂餽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

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華一作葉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昭王母

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

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策立作位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
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
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樞音
陟林反。樞
者。蓋樞也。質。劉刀也。
謂腰斬者爲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
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薛綜曰。縣
一曰美玉。楚有和璞。縣音玄。劉伯
莊云。璞。玉璞也。
此四寶者。士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割榮。卽
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
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馮音
同。戰國策。概作關。
謂關涉於王心也。
徐作音同非也。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亡。獨
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
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
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
得見於離宮。長安故城。本秦離宮。
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
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鄒誕

生本作惛然音昏或又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

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鄭玄酒先典反鄭玄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

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

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

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

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

厲漆塗身生瘡如病癰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

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一作楚孟賁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王僚子慶忌夏育

之勇焉而死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也劉氏云陵水卽栗水膝

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

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

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能。諂諂姦臣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也。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愿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濶。二字並音胡。困反。愿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入。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者。谷口也。按九變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

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謂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

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謂田文孟嘗君也。猶

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

者也。謂齊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主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

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

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

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謂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

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

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謂宜陽陝虢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

師不下。謂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謂新鄭已南一夫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

駢案諱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

下，政適適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射王股，擢

王筋，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淖齒，楚人，齊湣王臣。射王股，擢

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

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

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劉云：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

其一綈袍以賜之。」

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

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爲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

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

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

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

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

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

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殯。故稱晏駕。而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反眦音士。資反。睢音崖。資反。睢眦謂相與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高平拔之。謂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

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讐。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音）上爲如字，下爲音于，偏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

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
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候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音）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因城河上廣武，（音）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

子代廉頗將

首號也

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徐廣曰：在五十一年。徐廣曰：在五十一年。徐廣曰：在五十一年。

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

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

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

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論士能夫鐵

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

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案荀卿曰：梁有唐曰：吾聞先生相李兌

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齊乘服虔曰：乘機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

曷舉巨肩？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曷舉，謂舉如蝎。應侯蹙膝，徐廣曰：一作率。應侯

音徒回反。應侯謂顏蹙回若蹙梧然也。蹙音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

案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

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案爾雅曰款足者謂之

南郭璞曰鼎曲脚

釜音父兩音歷款者空也言其

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閉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

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

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

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

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

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實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

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

徐廣曰一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

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

案

復謬曰何爲不可夫

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

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

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

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

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言以此千子胥申生

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

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

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

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

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

彊兵。批患折難。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離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

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噉一作噉。噉音咬。噉。二人勇者。夏育。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是以兵勦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